下七杂记

早晨四点，回家的火车上。

这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在下七的景象。最后醒来，起身一看，是个雾大的深夜，恨不得用吸墨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

井冈山几乎每天都是像这样的嫩阴天，一场雨欲下而未下，憋得难受。在下七住家的那个女生叫刘芸，她家就在离学校的不远处，走路甚至不用5分钟。她不太爱和我们说话，开口说话时总是带着躲闪胆怯的眼神，渐渐地我们有点说不上话，我稍微走远了，她也开始抿起嘴巴，伸手进口袋想要掏出手机。幸好有捞捞和大胜两个人又开始跟她聊了起来，她把口袋里的手又拿了出来，可能零零后之间还是比较好沟通。

住家的房间宽敞而明亮，条件很好。一颗吊着的心终于落地，不安感渐渐平息。刘芸主动提起带我们在下七乡周围逛逛，我们自然是满怀欣喜地答应了。沿着公路一路向东南方向走，有个小花园，精致特别，在这微润的一天，不少纤细的枝干上还挂着水珠。刘芸并没有介绍什么，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上蹿下跳。后来，另一个小分队也到了花园，刘芸却跟那个住家女生聊起来了，我们也顾不上跟刘芸多说说话，只是不停地和自己的同学玩闹着班级上的梗，这些梗跟下七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提出想要去学校看看，刘芸也表示很乐意带我们进去参观。三栋教学楼只有一栋是投入使用的，其余两栋配置的是实验捐赠的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实验室的桌子是崭新的，实验室的器材是崭新的，多媒体教室的电脑耳机是崭新的，键盘更是崭新的。似乎我们在平常学习所经常使用的东西，在这里都是难能使用的。或许封存的捐赠品也封起了刘芸的心，更封锁了我们与她成为好朋友的捷径。

后面两天，我总尝试着和她聊聊天，但是没说几句，总是陷入谜一般的寂静和尴尬。再者，每天早上我们准备出门时，刘芸也还没起床，能相处的时间寥寥无几。或许是我们做的努力还不够，或许是我们努力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抱着努力的心态去交朋友就是犯了研究方向错误的问题。每当我们说想要一起在家里玩游戏时，刘芸总是回答，我不喜欢玩智力游戏。真的是不喜欢玩吗？

妈妈和奶奶待我们很好，但是据说刘芸的爸爸妈妈今年是听说有井冈山手拉手活动特地从福建赶回来，否则一年最多回家四次，而爷爷奶奶在忙着建家里的新厨房，也比较少管刘芸。雨打金桔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下七常常下雨，这里孩子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常常出门见见朋友，如此，那赏心乐事又能共谁论呢？

清冷的月光透过雾，是一种极淡的青色，像是上好钧窑瓷薄薄的釉色，又像是十七八的月色，好虽好，却是残的。回想起最后被一场大雨打散的匆匆的告别，心想，我的井冈山就这样结束了，上天甚至连一场完美的告别都不愿意施舍。